

編號：585

筆畫：18

篇名：騎騾記

作者：陳若曦

出處：《無聊才讀書》；中學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（1990）建議採用

出版者：

出版年份：

文白語體：白話

字數篇幅：約 3600 字

表達方式：記敘

建議學習重點：

- 一 記游文章按時間順序和空間順序組織材料的寫法
- 二 白話文中成語和古語的運用
- 三 驚險旅遊過程中的樂趣和受到的啓示

結構層次：

第一大段：寫賓主商議去爬山。（第 1 自然段）

第二大段：寫第二天一早騎騾分批出發登山，沿途的景色和騎騾的感受。
（第 2 至 13 自然段）

第 1 小層：開始出發時的感受及看到的景色。（第 2 至 5 自然段）

第 2 小層：登山途中的感受及看到的景色。（第 6 至 10 自然段）

第 3 小層：到達山頂的感受及看到的景色。（第 11 至 13 自然段）

第三大段：寫騎騾下山途中的感受。（第 14 至 18 自然段）

篇章主旨：

本文描寫了一次騎騾登山的驚險經歷，抒寫了奇麗的風景、獨特的感受和受到的啓示，對騾子從恐懼、不信任到認為它比許多人「可靠得多」，產生了好感。

附:原文

585

騎騾記

陳若曦

1 八月裏，應陳閩之邀，全家去遊約瑟米提國家公園（Yosemite National Park）。他們夫婦先期租好兩間篷屋，賓主一共十二人，十分熱鬧。陳閩提議大家去爬半圓頂峰（Half Dome），老段舉雙手贊成。這峰海拔八千八百餘呎，離我們的營地有八哩之遙，全是崎嶇不平的山路。陳太太新近扭傷了腳踝，行路不便；我一路由加拿大趕來，體力已經不支；加上紐約來的周公最喜擁被高臥，抱看武俠小說。我們都視爬山為畏途。陳閩便出了主意：「你們三個騎騾吧，安穩穩地到山上同我們會師。周公還可以在騾背上閉目養神。」大家拍手贊同。

2 第二天一早便分批出發。到馬廐牽騾時，配給我一匹深棕色騾，低眉俯首，模樣十分馴良。我從未碰過騾子，但在北京時看過很多，此時大有老相識的親切感。除了我們三個華人，還有十二個美國人也要騎騾上山，再加上領隊的兩個牛仔，正好組成一支騾隊。別人都有騎馬或騎騾的經驗，坐在騾背上，神態瀟灑。見我鞍蹬都踩不穩，牛仔好奇地問：「你沒騎過馬嗎？」我硬着頭皮聲明騎過一次。其實那是十五年前在愛奧華 盎格教授家，由他女兒扶着騎匹小駒繞了一圈後院而已。「你放心，」牛仔安慰我，「她叫海倫，是匹經驗豐富的老騾子，會沿途照顧你的。」

3 剛出發時，走在松林裏，嗅著沁人心肺的松香，看樹梢上藍天如洗，聽蹄聲得得，一時心曠神怡。誰知前頭的騾子忽然小跑起來，海倫不甘落後，也快步追上。我坐不穩了，右手抓緊韁繩，左手抓牢鞍前方的把手，身子還一突一跳地隨時就要被甩出去。也不過半分鐘光景，騾隊就停止疾步，但我已驚出一身冷汗，心跳得打鼓般響。連續兩年乾旱，泥土快曬成了粉，騾子過處便揚起灰塵，跑動起來更是煙塵滾滾。正好殿後的牛仔打我身邊擦過，我眯着眼，顧

不得開口吃進土灰，就向他訴苦：「跑這麼快，我差些摔下來呢！」他只笑笑說：「這是小跑，以後還多著哪！」

4 同行的還有三個八、九歲的小孩，騎在驢背上有說有笑，相形之下，我只有慚愧。果然上山之後，只要與前頭驢子之間有幾碼平坦地段，海倫就小跑趕上。「山陰道上，應接不暇」，我卻無心賞玩風景，全神貫注地防著海倫的小跑。只在她剛追上前面驢子時，我才喘口氣，偷眼瀏覽一下山景。

5 約瑟米提是上古幾次冰川切斷岩層而造成的腰子形深谷，被奇峰峻嶺環抱著。山峰都是拔地而起，陡峭險峻，冰河沖刷的痕跡比比皆是，像刀削斧鑿，上面草木不生，飛鳥也無法駐足。北圓頂峰（North Dome）遙望像華府國會大廈的圓頂；和它相對的半圓頂峰，就像用刀切去一半，露出垂直的平壁，極顯鬼斧神工。脈細河蜿蜒流經穀底，進出山谷全沿著這條細如蛇腰的溪流。它使人想起陶淵明的《桃花源記》，我們便稱約瑟米提為「洋桃花源」。

6 登山的路是山與山夾縫中闢出的羊腸小道，高高低低，常是亂石夾道的窄徑，不是隱沒在不見天日的森林裏，便是懸空似地掛在山腰上，成「之」字形迂迴而上。有時爬一座山，十八匹驢子分佈在四五層的山徑上，領隊和殿尾的牛仔彼此呼嘯連絡。嘯聲引起空穀回音，打破了山間的靜寂。

7 在驢背上顛簸了兩個小時，逐漸聽到水聲淙淙。正疑「林深不知處」，轉過一個山頭，眼前忽然開朗起來，原來是內華達瀑布赫然在望。驕陽下，藍天為幕，像三面屏風拱立的岩石峭壁上，泉水由中間的岩頂一瀉而下，落入六百餘呎深的穀底，飛濺起一道彩虹。由於乾旱，水量大減，無法造成萬馬奔騰的聲威；但一條白練垂下懸崖，矗立在翠綠的山谷上，靜得出奇，不禁使人有遺世獨立之感。從前看山水國畫，見泉水自天而降，而山在雲霧中忽隱忽現，還以為是幻想多於寫實，現在才知道是一絲不假。

8 到瀑布頂上的路只有驢身寬，一邊是峭壁，一邊是深淵，叫我想起臺灣的蘇花公路。步行上山的人經過這裏，害怕了可以手扶着岩壁走，但騎驢就像凌空而起，除了韁繩就沒有攀附的東西，更加

驚險。我曾經壯膽瞥了一眼穀底，只見黑乎乎一片，立刻脊背發涼，心中默禱驢子不要在此刻突地跑起步來。拐過一個彎，陳太太出現在山坳對面。她已經嚇得臉色灰白，正閉緊了眼，身子一俯一仰地任由驢子駝著走。有個膽大的還勒住坐騎，停下來拍照。周公倒是背了照相機，但目不斜視，只瞪牢驢頭和韁繩，身旁的景致全顧不上。

9 走過瀑布頭的小溪，我開始頭疼，大概是過分緊張惹出來的。海奩雖然是老驢一頭，脾氣倒像孩子般任性。她時而慢條斯理地走著，似乎在欣賞沿途的風景，待到發覺已和前頭的同伴拉出一截距離時，又立刻小跑跟上。我若喊她走快一點，免得掉隊，她像全聽不懂；踢她一腳，她也愛理不理地，全憑她高興。英語裏有「頑居如驢」的說法，我在海奩身上體會到了。隊伍裏有很多匹出名的懶蟲，領隊在出發前就分派了樹枝給騎客，要他們不時鞭策一下。「海奩不需要。」領隊的說。我想著 就有些氣惱，怎麼到了我手下，老驢竟變成懶驢，真是驢眼中無人！

10 快日正當中時，我們追上陳閩一夥人。他們雖然走得滿臉通紅，這時正坐在樹蔭下休息喝水。「怎麼樣？」陳閩揮避着驢子踢起的塵土問我們。我們三人又渴又累，鼻子眼睛全是土，話都不想說，只有搖頭苦笑。陳太太忍不住，哼了一句：「我寧可走路！」

11 接近半圓頂的後峰，是一片陡峻的土坡，除了稀疏幾棵樹木，沒有什麼路。驢子走著「之」字形，一步一喘氣。我累得閉起眼，任由她駝著往上爬。聽到有人喊：「到啦！」睜眼一看，群山匍伏在腳下，內華達山脈連綿不斷地匯成山海，而蒼天悠悠，渺無邊際地籠蓋著這一切。這時，頭也不疼了，只感到新奇和滿足，轉過身來，半圓頂的尖峰就在眼前，近乎筆直地插向青天，簡直是可望而不可及。

12 領隊的扶著我們下騎來，通知大家吃飯和休息一小時。我的兩條腿已不聽使喚，走起路來仍像騎驢一般叉開走。勉強地走到崖邊，我扶著一棵青松朝下看。蒼天山海中，約瑟米提山谷只是一叢深綠而已。「登泰山而小天下」，想就是這樣。即使只此一眼，高度

已經使我感到昏眩心悸。草草吞下乾糧，我便找塊大石頭來仰天躺下。當空的驕陽照在身上卻毫無暑意。我眯着眼睛望蒼天，第一次覺得自己同天地合一了。

13 領隊的高聲問誰要去爬頂峰，誰也不吭氣。這時，老段和陳閩他們八人陸續上山來。自小體弱多病的小兒子，長到七歲，這還是第一次爬山，居然跟著上到八千呎的高度，使我做母親的又驚訝又高興。他哥哥體格壯，喝口水後，就同父親爬頂峰。據說要上去，必須手攀著兩側的鐵索，引拉着才能上那有四十六度傾斜的光禿山岩；下來必須倒行，面向岩壁，抓牢鐵索，一步一步地退下來。我仰望他們父子在半空中得彳亍上行，自己一顆心也吊得高高的。他們越爬越高，最後只剩下兩個黑點在光禿的岩壁上緩緩上移。

14 先還以為騎驢上山是苦事，下山才發現可怕的還在後頭。下那土坡時，沒有樹木遮掩，天地空蕩蕩的，而自己已孤零零地吊在驢背上，無需風吹背就發寒。驢子每落下一腳，人就被帶著往前一傾，隨時會被拋送出去，底下茫茫，葬身何處都不知道。不久，來到一條坡度稍緩的山脊，驢隊又小跑起來。一時耳邊風聲習習，身子直往下衝去，但是一顆心卻蹦上喉頭，呼救都喊不出來。正想「吾命休矣！」身後的小孩號啕大哭了。她這一哭，提醒我勒緊韁繩來扯住海俞，也迫使領隊放慢速度，確是功德無量。

15 驢隊必須在太陽下山前回到山谷，因此，途中除了讓驢子飲一次溪泉外，騎客全不下騎，一直在趕路。海俞已經摸清了我是個「門外漢」，不但快慢隨心所欲，而且沿途停下來找樹葉吃。我踢她全不管用，只有狠心勒緊韁繩，把她的頭高高吊起，她才肯動蓮步。好像存心報復我，遇到懸崖時，她故意靠着崖邊走，讓我半邊身子凌空掛，嚇得我合上眼又別過頭去。有一回，她竟在轉彎處的崖角上停住，成心要我品嚐三面臨淵的滋味。我感到要翻胃了，動也不敢動，更別說踢她，只好央求：「走呀！海俞，走呀！」她才施施然走開。這以後，她再停下來吃樹葉，我也不敢吭氣。

16 走到山腳，坡度較緩了，平坦的地段逐漸加多，驢子也增加了小跑的次數。海俞忽然要顯身手，有一次小跑到一半，忽然撒開四

蹄，縱情飛奔起來。我像皮球般被彈了起來，扶手抓不住，慌亂中抓住了她頸上的鬃毛，急得大叫「不得了，慢下來，海倫！」這時海倫已經趕過好幾匹同伴，成了領隊身後的第三匹驢子。牛仔聽到叫喊，停下來看。我氣喘吁吁地申訴：「她不是疾走，而是真的跑起來！」

17 他只聳聳肩，說聲「他們都會跑」，回頭又走。我雖然蹣了個釘子，又發現手上擦破一塊皮，但居然沒被摔下來，實在運氣。正巧，一匹空驢子擦身而過，原來有位女客被摔下來。看她跌傷不重，我忽然想開了：反正不會跌死，擦傷幾塊皮也無礙。這一想，膽子便壯起來，於是夾緊了驢肚，也不在乎她再跑。七小時騎下來，我全身的痠痛早轉成麻木，一旦放鬆了神經，讓身子隨着驢子起伏，竟是安全平穩。這時我才恍然大悟，一天所受的罪，全是恐懼和不信任引起的。進入幽谷後，我們一直在小跑，我又一次嗅到松香，感到啼聲得得，十分悅耳。等一抹斜陽落在山嶺和松樹梢，我們已經回到馬廄。下得驢背來，我們三個是一身灰土，像三隻鴨子，叉了腳，一搖一擺地走回自己的汽車。

18 剛下土坡時，我曾經發誓，要是這回不跌死，以後絕不再碰驢馬。這時我可改變了主意。比起許多人來，我想還是驢子可靠得多。